



六子歸儒集卷四

莊子

南華真經

內篇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
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
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
天而不滿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
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
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
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
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
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
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苦哉

內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
者吸者叫者諺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
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宥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
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

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
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
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
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
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
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齠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
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
柰何哉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
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
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
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
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
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

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
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
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
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內篇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譖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六子歸集
卷之二

古齊書心錄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噐也二者凶
噐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砉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
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

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

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
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
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
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
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
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
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
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
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
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
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
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

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
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
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仲尼
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
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

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竒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

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

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賑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
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
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
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
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
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
速腐以爲噐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楛以爲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
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
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

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
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
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
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伯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
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
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
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

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
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
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
䟽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箠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
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內篇德充符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詖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
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
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

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
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
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六子歸儒集卷四

六子歸儒集卷五

莊子

南華真經

外篇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於明

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
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
非乎而楊墨是已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
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

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
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
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
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
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

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

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踞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
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跽
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
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
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噐工匠之罪也毀道
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
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
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
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
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
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
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
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
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
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
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

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故四子
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掎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弃規矩
擺工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

曾史楊墨師曠工倂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
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
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
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且罟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自三代以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
天下矣

外篇在宥

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

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
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
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
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
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
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故曰古
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
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黃帝遊乎

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觀乎華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
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

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
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
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
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
有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

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

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六子歸儒集卷之二
一也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
天下用而不足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孔子見老聃
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
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吻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惓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賢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寬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何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
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
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
窮證彙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

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
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
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
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
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噐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

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

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
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
足獨柰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
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
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

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

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達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
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仲尼適楚
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
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淵
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
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
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掭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
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
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紀消子爲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雞
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

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

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

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問子桑
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
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
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
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

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
絕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
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

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
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
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
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
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莊周遊乎雕陵
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噐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
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
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
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
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
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
者存夫水之於汭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
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
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
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
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
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

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

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達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蝼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

六子歸儒集 卷之二
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豨也每下愈況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
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
而外不化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
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
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

六子歸儒集卷五

六子歸儒集卷六

莊子

南華真經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孳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
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兵莫憊于志鏖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

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

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

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則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

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

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
丘願有喙三尺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
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
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
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
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
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
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
實不亦悲乎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曰冬則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誤矣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

其遠也故曰待公闕休魏瑩與田侯牟約田
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
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
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
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

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
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
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
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
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
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
有嗃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
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長梧

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未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蒿蕪葑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是也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豨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塋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
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丘
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
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
者有正而不距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哉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
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
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宋元君夜半而夢人
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
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
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上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

天遊則六鑿相攘靜然可以補病背媵可以
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
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
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曰逃之湯與務

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
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
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
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
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衆罔兩問於景曰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
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
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
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
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
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
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
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雜篇讓王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問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

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
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
特隨侯之重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
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

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
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
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曳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

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
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比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
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慎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

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
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
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
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
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
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銓齊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

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
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
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

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
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
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
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
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
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
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
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
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
處也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榆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國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旣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搃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
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

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

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者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
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
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
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
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儻三命而名諸父孰恊唐許賊莫大乎德有
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
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
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

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有家衆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
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
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徃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
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
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臧池堯有太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

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
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
行固不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
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
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
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
無腴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
裘褐爲衣以跋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
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
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
相應以巨子爲聖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
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雖然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
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

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
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
行以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
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

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

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徃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
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
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
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
不教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躉不免於
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

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
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
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

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
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
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
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
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
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
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

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
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
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
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
可觀彼其克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
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
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曰至大無外謂
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
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
天之中央燕之比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
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
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由天地之道觀惠
施之能其猶一蚩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

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悲夫

六子歸儒集卷六

